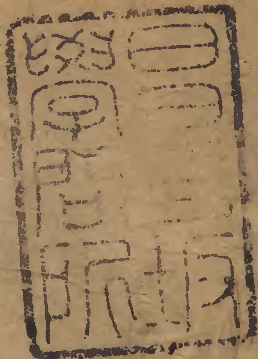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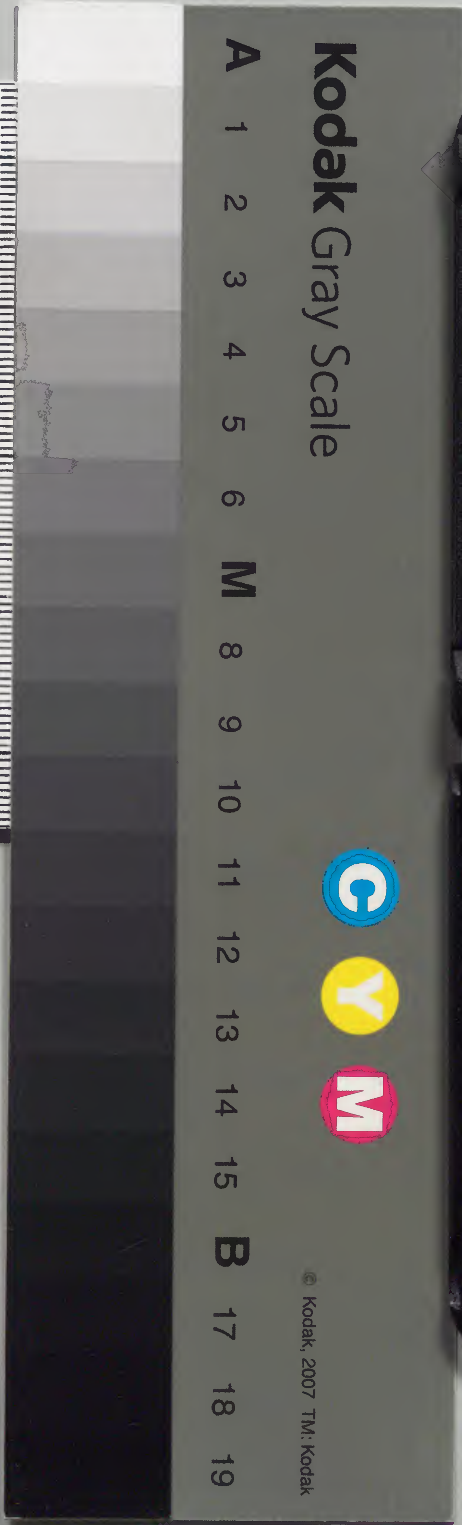


資治



漢書門類			
二	一	二	一
四	三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89
冊數	24 ( 4 )
函號	297 43





資治新書卷之六目次

文告部

較士一考諸生類

科舉示

行各屬示

較士二考儒童類

諭科考儒童

又諭

諭八縣童生

諭各屬儒童

淺草文庫



李少文

萬奇嶼

李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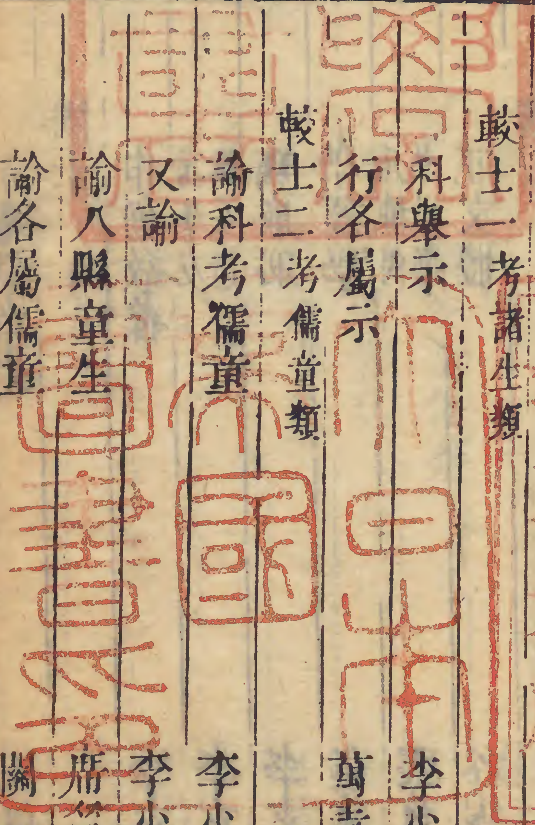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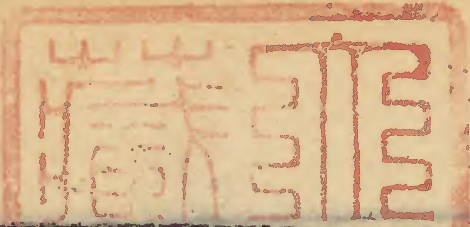
李少文

席三來

關名

資治新書卷六目

本千四





示覆試童生

王望如

訓士

申飭教條

李玄佩

務孝友  
慎交遊

李玄佩

礪廉恥

李玄佩

崇經學

張蓼匪

斥排偶  
禁社選

張蓼匪

正文體

谷霖蒼

礪士

禁貼歌謠

季滄葦

署道十二禁之一

周櫟園

約兵

禁約兵丁

秦瑞寰

安民一 預安反側類

曉諭在城官兵

王陽明

示諭從逆官員

王陽明

安民二 調濟軍民類

告諭軍民

王陽明

諭軍民

文太青

招撫亂民

資治新書 卷六目

芥子園



曉諭投誠人示

蔡魁吾

曉諭泃頭營賊

王陽明

招亂民復業

胡貞巖

勸諭逃人

周傑園

逃人示

鹽禁一 革陋規類

張伯珩

通示各屬

鹽禁二 禁私販類

姜濼恩

示湖廣地方

李望石

示江西地方

鹽禁三 禁抑價類

李潞陽

示江廣地方

鹽禁四 諭安業類

胡道南

諭新商

鹽禁五 禁占窩

胡道南

均窩示

鹽禁六 保安貧灶類

胡道南

示各場

救荒

張玉箴

張粥示

文太菁

資台新書卷六目

三

林子園



招撫流移示

文太青

庶務一祈禱類

祈晴

秦瑞寰

庶務二勸募類

勸諭修橋

林鐵崖

勸助修文昌樓

蔣楚珍

庶政

募捕虎獵示

秦瑞寰

禁借營債

林鐵崖

優恤舖行

吳曼殊

保募清產

郝念祖

終

資治新書卷之六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較士一考諸生類

科寨示

李少文

起手詞  
太聯題  
稍失文  
告之條  
時後段  
警策可  
為作文  
之法故  
不忍棄  
之

為央科事照得叻鹿將賢行衍嘉賓於天府雕龍遜  
擅特哀眾妙於風簷非有陽秋足當月旦但要知山  
下或堪倍掇為過來若果處囊中吾得早占其脫穎  
莫云小戰實係先聲為此示諭三學生員凡已經造  
冊報名者俱於二月初六日五更齊集貢院照府考  
舊規儒巾青衫止携筆墨水注魚貫聽點寅入酉出  
資治新書卷六

芥子園



沈着痛  
快恰是  
可通來入  
語

務儘一日之力而競拚平日之奇角戰塵爭恰及三  
春之中而預展三秋之兆但文心須肅懈則意流慢  
櫓雖平穩而總遜風檣文筆須真勤則他肉裝身印  
豐滿而全無血性故凡從事場屋必戒喧嘩兼防夾  
帶諸士同懷靜氣並挾錫心何必鯁鯁慮此惟思從  
肅聚手以真雄致志操觚所長畢盡異時試兩闈試  
大死總此二字只為進取真訣非必繆恭本愿而如  
就此須臾之繩束也相與漸深言無膚稀惟諸士弊  
之

行各屬示

許青嶼

為出巡事照得石渠虎觀聿開著作之庭慈增曲江  
蔚起修文之彥星精旅於東井風雅著於西京矧  
今天子囊矢右文之會正爾秦士懷珍待聘之期本  
院攬轡省方觀成切慮博采風詩爰歌駟鐵湖洲中  
泚載詠伊人豈徒效雀舌於三春索龍媒於六服虛  
負人倫之鑑謬乘上國之聰已哉是以周章原隰翹  
首俊賢瞻念古今庶幾旦暮惟爾秦士捐鳴瑟擊缶  
之習崇奉璋秉瓚之休移情於白露蒼葭琢磨增粹  
柔志於車鄰駟阜葉蕤改觀于以炳麟當代迫武往  
嶽洵撫運之英華經國之盛媿也本院實揚衡望之

資治新書卷六

二

芥子園



矣爲此案仰云虛公較閱毋潦率從事毋瞻徇虛聲及彼榛蕪遂茲茂異分別解院以憑取裁務返典淳川覘秋實慎之慎之

較士二 考童生類

論科考儒童

李少文

爲科舉事照得豫章素號多材應童子試者以萬計勢不能一場完局而替考代筆者往往竄入其中魚目淆珠燕石混玉殊可惋恨本廳所取試卷必一一磨對縣卷如府卷與縣卷筆跡參差卽文如純錦亦置不錄至一應改名頂補總屬弊端卽有慮頂者亦

須預稟該縣換名造册如臨時執卷求更或縣未取名以白卷乞收考者定行斥出

又諭

爲科舉事照得典角鹿鳴士胥雀躍子衿爭奮而並子科之待考較思穎脫者林林比比人視諸生倍衆等視諸生倍難自非居肆澄觀精心譬闕而玉石鯁鯁豈易品題區別無相奪倫况一路功名從茲發軔殿最前却關係非輕自非矢志虛公破除情面而孤寒落望文衡之門如九天上者何繇振拔汚泥無階自達本廳鑑乏陽秋勉承較士之委滌慮從事爲



此曉諭本府合屬童生務各安心肄業俟候考試其  
較閱詮次總出本廳靜披公質務在字漁句獵悉索  
無遺誓不以欲速而抹沉研之苦誓不以貴少而塞  
淹滯之途誓不據舊案而轉忽當場誓不徇先容而  
反遺真品暗中摸索惟文是求格外摩挲凡奇必錄  
斯言一出天日爲昭爾等當益努力殫燈窗之賜殫  
摘風暑之雄文以副本廳相成至意不然平昔荒唐  
一朝中熱張空拳以思自戰挾鉛刀而與一割恐本  
廳不任欺亦不任咎也與其歸悔於怨尤何若加功  
於淬礪其熟思之

諭各縣童生

開封 席竺來 陝西人 太守

照得本府性耽佳句惜士如金憐才若渴誓不使明  
珠暗投珊瑚抱泣試卷中除抄舊文寫別字不完篇  
請客雷同及蠅頭蚊脚字類塗鴉者槩置不錄此外  
伊朝伊夕顧百軸可懸國門而鬱輪徒抱採薪未逢  
卯闈應運絕少非才之罪抑時尚有待也今茲代庖  
府篆與觀歲試昔人所謂辛苦之地不易初心正于  
此際夫車音接响池鐵奮飛川可浮光山能輝韞荷  
裁篇摘句盡入搜羅如有白頭黃口迷心不量恣意  
胡纏卽將本童廢卷粘貼大門與衆共耻并提父師



究懲母自貽悔特示

諭合屬儒童

照得本府濫竿三載日與八婆嗜竒好古之士敦勵感應之理不移豈遇合之途或塞計今春所拔覆試之童凡在十名內者見遺曾無一二爾等務竭心思窮殫學力三長互用一日俱收高者格力意義出入大家次亦遵式經雅母為麗雜母為蹈襲母為庸腐雖一字一句之奇亦必流自胸中母至陳陳紅朽本府憐才心切誠不忍執我法為定衡拘一格以貶技但使微長足錄決不以有類或遺至荐牘紛紛鑽營

自昔本府水鏡為腸硯硯矢誓斷不使貧寒阻抑筆牘爭先其有胸無點墨未諳操刀貽羞曳白廉恥寡鮮沿途叫號希圖纏擾微倖者定行提究父師追求主使依律重懲為此示諭八縣送考童生上守憲規下安義命母貽後感又聞已經革黜冒名再考者不少縱使鵲音懷我其如害馬無羣文字或可寬收德行終為有玷察出并行申究不貸

示覆試諸生

王望如

為月課事照得本廳半世諸生廿載教讀佐理泉郡日與諸生質疑辨難其素心也奈初入仕途簿書應



對既無劉穆之之兼材又多嵇中散之懶癖兼以目疾頻發展卷模糊各學所呈諸課未及拂冗開封惟晉童手通課本約四百餘卷親行點次拔其尤者四十人將原卷發晉江縣與彙試諸童一體覆試作者一日有短長閱者一日有敏鈍不明之罪孰謂無之不公之誚庶幾可免

訓士

申飭教條

江南李玄佩諱嵩陽封丘人學憲

竊照我

國家定鼎六年培養士類意渥以周賓興迭舉於鄉

優免較隆於昔凡為聖學之明晦係世運之平峻道

統托乎儒修文章即以報國

朝廷之望士者重士亦何忍自處於薄也江南首應

龍飛三歌鳴鹿而上江士氣鍾海門天柱之雄引九

子齊雲之勝尤當毅然善變煥然易新豈猶因循故

習輕儇其品詭飭其文上違功念而自失羽儀哉

本院材原榜櫟承乏西臺數載今者典學之役復經

閣試操觚而得之是

上意不惟慎擇其人亦且於文加核矣本院之進膺

簡命不苟如此乃反苟於待士

資治新書 卷六

六

文子



天威咫尺敢隕越以滋戾取用是下車之日即與多  
士約務使頽風一振黨塾重光勿謂宣布不蚤也所  
有條例開列于左

務孝友

夫士未有根本不立而堪別語器識者自明季競尚  
風流高言簡脫樂就稽阮之放軼迂視道學之準繩  
戕天性蕩行檢骨肉之間媮薄已甚澆漓禍國般鑿  
匪遙今世趨漸返於淳諸士宜處心以厚但能力行  
孝弟君陳之保釐張仲之燕喜皆  
廟堂所樂得為臣者也本院延佇俟之以備考秀之

選

慎交遊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言乎賢者為我助不肖者為我累也往昔大江南北  
旗鼓相敵聲氣相求猶屬道德之交鳴文章之互譽  
議者尚或非之近聞少年惡習聚族呼儔流連陸博  
之場馳騁倡優之巷以非笑異已為樂以擊斷鄉曲  
為能致揖讓不行於里閭老成或受其詬誶殺機所  
釀召寇召賊深可痛懲自今各宜閉門毋得仍以聚  
會為慧義方可訓難為師儻父兄寬也



礪廉恥

夫上下相維恃有等威不替庠序者等威之所出也  
席珍國寶聲價重於連城乃攘旌以來子衿泚藻之  
榮不能博負販編氓之一盼豈時之能賤士哉良由  
敗德自輕蠅營狗苟走私如鴛輟詩書而躬為商賈  
之行染指爭羶酬杯酒而便效公廷之贊甚至結書  
吏為兄弟聯傭保為宗親清夜之迷斯文掃地興言  
及此尙不自艾而尤人乎本院為  
朝廷重名器為諸士護體統有一如此定以劣論

崇經學

兩浙文宗張蓼匪謹安茂華亭人

六經為聖人治世之書顯而事功微而心性包藏而  
泳義盡三才學庸語孟宣六經以為言者也今世制  
義又代學庸語孟以為言日取本源討論之惟恐莫  
究况能舍源而竟其委乎乃二三監子一經未達率  
其小慧以掇拾而致科名遂使舉世捷徑相徇嘲淹  
貫為無當何怪乎以雜霸奸雄之氣行於學庸語孟  
之文也

興朝程式炳如日星自禮闈肇開冠冕天下者皆名  
儒老學是淹貫未嘗不售彼掇拾者未嘗不擯落也  
願諸士反而思之本道以古法衡文凡畔道離經槩



斥排偶

夫四六之文起於晉魏盛於齊梁沿至隋唐浸淫無極昌黎起八代之衰歐曾繼廓清之烈後之學者始知駢麗為弱空澹為高彼碑銘傳記尚不可以偶對溷其體傷其氣矧百世而下追肖聖賢之答問發仁義道德之旨乎當明季倡效六朝識者蚤知不振奈何鴻都初御旭日方升屢經部科糾正仍有奏魁魁之響於白晝光天者良可怪也如遇帝王則必用凝圖受籙玄扈嘴宮垂旒端冕等語遇事功則必用

鐘鼓馨香金書玉簡等語遇文學則必用翱翔苑地休息聲施咀英茹華擗芳挾藻等語遇道德則必用圭璧瓊璜珂瑤襜裼等語遇民情則必用珮璫酒漿襲鼓軒舞等語以致名山風雨隨筆抄填馨澤良懷逢篇點綴臭腐滿積談者欲嘔本院鉛槧在手誓用申韓之律剪此蕪莠直同四兇之誅也

禁社邊

明代相傳止有墨牘房書之刻起自嘉隆是時文章之權歸於上故風氣一而好尚同也迨禩朝社刻紛爭人標赤幟作者有南轅北轍之異倣者懷三頭六







受之短  
者難於  
長猶何  
之絕何  
難於近

近也古  
難於古  
風也古  
代不之  
人以絕  
句極長  
者古今  
罕有哉  
人哉無  
怪乎感  
曲之流  
止知以  
多為貴

人反驅經而從傳前輩有云讀講說不如讀傳注讀  
傳註不如讀白文諸生但取四子白文上下前後百  
番涵泳索理解於題中尋虛神於題外心遇神迎使  
題意當前活現奮筆力追稍縱則逝矣此行文最要  
三昧不可不知

一鳧短鶴長行文貴有自然之節意為斷續皆非妙  
徑每見試牘文往往冗長難置豈真人盡添陸致患  
才多實緣作者胸中本無名理直詮可闡聖賢之心  
蘊遂為蔓詞浮調欲迷有司之耳目不解求工惟知  
溢幅連篇累牘望之疑有海江之才疊居重簷按之

不中繩尺之用此語本無餘味故疊一語以見奇兩  
比乃是正裁忽衍三股以出勝意已盡而辭沓來無  
非蛇足轉太多而義彌晦滿目葛藤此等敷衍皆可  
不必在作者刺刺不休閱者已昏昏欲寐矣夫崑山  
先玉桂林一枝物惟矜貴美豈在多賣菜求益有識  
者當其鄙之

一時文為初學津梁譬仙家之鉛汞善為之則得魚  
忘筌不善為之必刻舟求劍陳陳相因錮人神智不  
小夫事以創出以奇物以異常名實天孫之織不乞  
巧於齊紈和露之羹豈借腥於吳鱸用所獨有無能



不新世有俗子不解讀書漫銷日月賢者結聯聲氣重繭而趨其不肖者廢著鬻財牙籌弗釋及聞較試張皇勦襲楊史兩賢之稿便是護身符天下試牘之書取爲救荒穀借時人之餘沫爲試事之先資千吠一音甚不可聽兩浙異才輩出豈肯隨人踵立有能以巨掌擘華褻瓊絕蜀之智行之制執中者定將懸格而待之若揣取惡套竊掠時文盥語者置諸下駟彼所自甘其何惜之有

一文章之道明理爲宗博學爲輔六經理之源也諸史學之輔也聖賢立言雖在三代以上本自囊括古今範圍治亂邇來士子藉口清空掩其疎拙一意數轉已是十行幾字更移便成兩股借上影下本題之位置反作過文避實擊虛義理之根源都爲剩語鑄局則於題外強爲呼應練股則於句末自相卽離此等伎倆正如倚門獻笑令人不顧而唾尤可鄙者枯木寒鴉動口先輩自應爾爾打油市譚又曰趨時不得不不然眼大於箕腹空猶礮夫談理必以經學爲歸論事則以史學爲要育左腐遷孰不可聽我驅馳韓喫蘇髯何一非供人點染古人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本道拭目蹀之



礪士

禁帖歌謠

山西按察使李滄葦諱振宜泰興人

為申飭事照得本院經過道路見士子稱頌縣令遍貼歌謠墨浪方新紙箋甚麗若欲使本院見者心竊鄙之做官優劣上司自有定衡豈職任激揚甘同聾聵便操評考于附會之口若論秀才本色據梧長吟則應目不窺園研究經濟則應留心當世誼篤粉榆則應痛陳疾苦未聞有工於頌德稱功而可為士子之姘修者止因莠莠呈身遂使甲椒減色惡套陋風合早嚴飭此後倘有狡墨之吏慮其覆敗偽開政績

囑託揄揚雖多方巧飾豈能欺本院之耳目其穢劣青衿及荆刺人等如有再刻前項歌謠榜貼通衢者本院聞見所及必定究其從來一體治罪

署道十二禁之一

周棟園

照得官品臧否上臺自有公道乃有等劣矜刁民逢迎有司無端諛訟有故保留乃有司墮其雲霧引為親嫌因而閉通賄賂出入把持辱士風而敗官箴本司最所痛恨及抵泉以來遍衢紅帖當署樹旗吏屬劊聞不勝駭愕夫有司果賢何必藉諛于此輩使有司不肖欲蓋彌張况今日刻帖頌德之人即他日刻



揭告款之人今日豎旗留官之人卽他日懷磚擊官之人不加嚴懲何以示警以前姑不深究自示之後如有仍前粘帖豎旗者本司現帶學篆劣裕立行黜革刁民立拏重處決不輕貸

約兵

禁約事

秦瑞寰

朝廷一統天下滿漢皆屬王臣兵民豈容異視本院前接兩浙目擊兵丁暴橫及縱容小廝欺侮百姓或行使假銀搶奪貨物或進店飲食止還半價或沿途捉人挑送行李米豆草料或三五成羣砍伐樹木採

摘蔬菜掘毀笋竹縛南捕魚或縱放馬匹踐食稻麥或擅入民家勒索酒飯或于鄉僻孤村強姦強劫或在稠居鬧市劫掠剪絛甚而借吃烟戲良家婦女扼死其夫窺資囊自盡搶奪併傷其命遷劫肩負之米使合家老幼絕糧羣搶祭饗品物致百姓祖宗乏祀放債則八兩當十取利則每月加二利上盤利害及親朋動輒行兇鎖弔拳打脚踢刀背皮鞭血淋漓而怒猶不息人昏仆而尙曰詐欺地方不敢言傍人不致勸飲屈吞聲匪朝伊夕今本院重來茲土庶尙未温業見某旗兵丁劉世英毆死陸文正某旗兵丁王



四十二殺死任大德尙有未見未知者不知凡幾所幸固山額真楊初臨省會卽悉民艱嚴禁兵下搨示明切以上種種過惡諒無敢再犯而干紀律者矣但本院深慮爾等愚民無知不體固山德意及本院直賜爾等反欲抑兵或價買物件而故稱自取或物值已對而故言虧本或出銀僱倩故不聽從或銀八錢二畝不肯搭或無侵損而駕言受虧或不暴橫而誣稱毆打或細故儘可容忍而故意扭結叫喊若有一于此本院硜硜之性斷不徧徇定從公審究重處如果兵丁不知省改循肆兇惡情理難堪犯干衆怒者

不論是何營標許地方里甲協拿解院查訊得實治以軍法本管連坐决不輕貸

署道十二禁之一

周棟園

本司察得泉郡各項舖行皆係兵丁把持蓋始則舖戶藉兵丁之威繼則兵丁擅舖戶之利終則利盡歸于兵丁害獨歸于舖戶深爲民厲殊可髮指爾兵以前獲利已多本司亦不追究今後各安營伍留此一碗薄粥養我凋弊于民無再吮其喉而奪之食也  
安民一預安反側類

曉諭在城官兵

王陽明



資治通鑑卷六  
齊子國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  
郡王儀賓皆被逼協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  
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  
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  
心今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  
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  
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  
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  
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  
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

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  
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  
自擇或俯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  
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  
于峻絕探得各官現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  
巡鬧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  
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  
可憫即令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



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為福。故今特遣  
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  
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開  
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  
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軍  
釋戈，逢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  
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  
投首以憑施行。

安民二 調劑軍民類

告諭軍民

本欲安民反作  
愛護兵丁語然  
字字是誠少使  
婦休之使去以  
其是前之變調也  
且見苦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  
而不能救，徒合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  
驅馳道路，萬里遠來者，無他皆為朝廷之事，拋父母，  
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顛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  
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于此哉？  
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  
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  
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  
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  
兵困之人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



亦

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諭軍民

文太青

照得洛邑鼎建大藩永作南國良翰其隨封軍校亦將千百年世為洛人矣洛人即爾輩親隣自同一體勿作胡越相若爾輩即我赤子本縣又安忍另著一眼乎各宜恪守法紀爾輩雖係藩人而道府彈壓于茲有司者為天子守土政令之所出也即藩人得以三尺問其不法者其或有詞到官自是秉公剖訊固不肯厚民薄軍亦不肯呵軍苦民也凡我洛民亦宜知軍校即爾輩親隣務相睦好毋干刑憲



卷六

六

招撫亂民

曉諭投誠人示

蔡魁吾

照得誅逆撫順王法所以無私使過錄功至仁山來  
 無外我 本朝以寬大治天下以信義治人民亦既  
 昭如日月矣今據吉安府詳送投誠人某到部院除  
 准撫錄用外第查某某發難之內皆因爭田小忿負  
 屈稱戈今既洗非悔過所當嘉與維新誠恐愚民有  
 懷舊隙希圖報復而地方官不憚 恩赦槩行准理  
 拘提鞫審以致撫民心懷疑貳進退無依甚非本部  
 院推心置腹之意爾百姓不思某未向化時與爾等

資治新書卷六

六

六



爲仇敵今既歸順則與爾等共爲良善矣爾等不能  
報之于爲逆之時反欲報之于歸順之後乎爲此合  
行曉諭凡某從前作事一槩不許告訐有司不得准  
理敢有挾私讐控者許該衙門將原告解究至其原  
隨黨與速當翻然來歸願入伍者發營食糧願歸耕  
者悉准回農蓋以某首倡之人且蒙獎賞汝輩協從  
可無矜宥慎毋疑畏怙終再走錯路示到速宜急撥  
勿貽後悔

曉諭涇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即聞

江西南陽明 諱守仁 巡撫

永欲示  
賊以威  
却借脅  
從引入  
反揭出  
一片婆  
心此仁  
人之術  
巧絕

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  
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  
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  
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  
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之衆其餘多係一時被  
脅不覺恠然與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  
之人况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  
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  
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于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  
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



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賊爾必拂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省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

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明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况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非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



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非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

芥子園

商賈可以坐致富饒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仇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玉受謝玉張賓王輩吾今與良民一體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云習性已成勢難更改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數萬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

資治新書卷六

注

芥子園



財力有限吾之兵餉無窮爾等縱為有翼之虎諒不能逃于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祇因爾等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謂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

然婦不  
忍殺妙  
絕

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告諭頑民

頑民非  
難勸之  
賊討滅  
宸濠之  
後又非  
兵力不  
足之咎  
觀其反  
覆勸諭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日本院始至江西卽開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柵諸蠻寇且所治止于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倘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

卷六

三

六



不忍加兵此陽  
謝先生  
之不可  
及也

先于可  
喜以平  
其心是  
勸入良

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救夫朝廷威令  
雷厲風行于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  
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  
發兵勦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  
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千里分本少  
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  
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  
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益顧又使其近東  
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說爾民分爭之謗  
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尙當慙恤爾等中

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  
理或懲或戒使爾得其平若終難化論者即宜斷正  
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  
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  
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于此又信一偏之詞  
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小  
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  
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  
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論  
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



資治錄書  
梗化昔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  
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  
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為過然於吾心終有所  
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  
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  
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  
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其  
為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  
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  
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

反覆只  
令自掃  
深得以  
入治人  
之法

樹黨結怨構讐結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  
事終免于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育子弟奴僕與爾  
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  
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為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  
巨寇得賊助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為無  
敵于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典一  
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擄匹雛爾輩縱頑梗強  
悍自視以為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  
裨領衆數百立蓋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  
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

資治錄書卷六

編



好日迷日陷遂至于此夫父母之子子豈有必欲殺之心唯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讐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值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爾輩自為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招亂民復業

興泉胡貞嚴諱并秋  
兵憲大以人

為廣開歸正之門以招亂民復業事照得樹嘉穀者必鋤非種安良民者必殲異類今查各屬口城郭之下遍地綠林倚山作窟者自恃為負隅之虎視海如歸者動思為狎浪之鯨不思自大兵撲勦以來頭顱山積血湧成渠為虎為鯨者求為腐鼠枯魚而不可得前車屢覆後轍相仍爾輩豈真鐵石為腸絕無噬臍之念者哉總以心懷疑畏向善無門非慮官長之不容卽恐讐家之報復求為良民而不得勢必以盜賊終其身耳今本道蒞任方新事事與民更始因念



今日之盜，即昔日之民焉。知來日之民，非即今日之盜耶？以生來非盜之民，與可以為民之盜，不思勸諭招徠，必欲置之死地，好生之義，謂何而必為此殘忍刻薄之事哉？所以下車之始，即刊示遍貼，與爾等即日來歸，活得一條性命，就如拾得一件珍寶，何等快樂。誰料爾等恃頑如故，絕不懾本道好生之心，必欲破本道嗜殺之戒。昨已會兵驅勦，生擒賊首王貴王欽、楊總仔等，立行梟示，可見本道前日之勸諭原非不善用兵而故。以招徠藏拙，乃有殺賊之能而不忍驟用者也。今渠魁既經殲滅，何必更究脅從？故特再

申前諭，以某月某日為始，某月某日為止。凡有從前作賊，悔過投誠者，自具改邪歸正甘結一紙，或願入伍，或願歸農，或赴該府縣呈明，或竟赴本道衙門投遞，悉從爾等自便。即日安插，斷不苛求。仍移會各衙門，凡有讐家告害爾等者，槩不准理。倘能引導官兵擒獲賊首，又當破格獎賞，不在尋常歸化之例。倘過期不投，仍前負固者，則有王貴、王欽、楊總仔之律例。在本道反低眉為怒目，欲彼時於刀下留人，恐不可得也。特示。

勸諭逃人



逃人示

青州周樸園諱亮工河南人

為遵奉新例曉諭逃人自行出首百姓出首逃人各  
全身家事照得逃人之害各屬無地無之無歲無之  
受害不止一人一家已也本道下車之始深知此害  
業已通行諄示為地方除害無奈各屬未盡思慮預  
防以致逃人未完之害從無虛日本道細為諮訪其  
故有二縣境寥濶有司不能善行保甲或行之不力  
者或荒村僻落或深山幽谷挨查未及以致容留此  
其受害者一又或逃人原係本地之人或逃來年久  
之人有室有家傭工耕種地方隣佑群居日久往來

情熟貪圖酒食或因久不追緝知之未真不敢輕報  
或以報官之後不肖有司即僉鄉民起解賠累不堪  
情願大家朦混或一經首發又慮豪橫逃人誣指某  
人欠我錢債我有何物寄囤某家官又不能折之以  
理代為索償役又利於有事擇人而食甚至唆拔方  
便之家捏同串詐大家烹分以致鄉民怕事不敢惹  
火燒身寧可吞聲受苦此其受害者二直至事敗之  
後拘拿起解妻啼子哭家破人離此時捨地呼天百  
方求免如此森嚴之

功令誰敢一毫遺漏解到督捕衙門逃人不過鞭刺



窩主新例責四十板而上刺字并家產發八旗下窮  
 丁兩隣十家長該管地方其房地入官妻子家產一  
 併流徙拋離墳墓妻孥凍餒永無回日不死不休止  
 以平日失於稽查出首以致舉家遭害如此禍民業  
 已習見習聞絕不回頭捫心思忖而畢竟以身家殉  
 之何其愚昧至此極也且逃人害窩主一家兩隣十  
 家長地方又其四家即窩主甘於窩逃或利逃人在  
 家可耕耕種或利逃人作伴以免孤單或原係親族  
 逃回親情族誼不能割絕或係親支骨肉方以逃回  
 為快不忍出首解回而此兩鄰十家長地方有何利

益有何閔切有何情面亦不查不首自送身家本道  
 殊不能為之解也况今奉有新法如窩主出首者不  
 惟本身一毫無事而兩鄰十家長地方亦全然無事  
 如窩主不自行出首傍人出首者將窩主家產分為  
 三分內以一分給與出首之人如兩鄰十家長地方  
 出首者止將逃人窩主解部出首之人並不超解一  
 毫無事保全身家妻子永為田里之人歲時伏臘不  
 惟骨肉團圓而祖宗一脈不致流離異地出首之利  
 與不出首之害顯如黑白出首則可得生不出首則  
 死亡立致止在一念間爾民何不亟亟求生全求利



益而甘於送妻孥送身家卽一身不知利害當與父子兄弟謀之卽一家不知利害當與隣佑鄉黨商之凡有地方十家長之責任者當共圖生全共計安穩萬毋希圖苟免如飲鴆服毒卽發有遲速斷不能久安無害也至於逃人當思既在旗下業爲

朝廷之人當圖報効以求出身卽或一念之差逃出在外業奉新例逃人自行出首我主回來者免鞭免刺卽窩主亦行免究不惟逃人斷該自首以免貽害卽窩主亦應力勸逃人出首大家盡得生全相勸逃人如今

旨意這樣嚴將來必差官備拿你你難道驟得一世不成他當初留你也是好意你却總成他做了窩家爲你一個人連累他一家連累兩隣連累十家長連累地方連累縣官府官又連累本道你也拿出良心來不如早早自首你想好好一個臉皮刺了幾個字在上面毋論無面目見人難道這臉皮不是父母生的辱親虧體莫此爲甚你今自首既免了鞭子又免了刺字又免了累人累官有甚麼不好你若肯自首我喜歡你不累民不累官又不累我你到縣中報知縣申送你到道我面賞一疋紅掛在你身上顯你是



個好人再賞五兩銀子做路費差人送你到京何等榮耀若執迷不省我生百十樣方法畢竟拿出你來不怕走上天去本道朝夕籌路為爾民計為逃入自計無踰於此今力行保甲逐戶挨查即欲隱匿勢已不能如不出首法應照例問罪然一經發覺本道即欲為爾民求寬斷無此法不得不先期諄諄曉諭自示之後爾民刻刻思量見一個生面之人就要盤算一番時時稽察刻刻警心如慮本處官役不能免累徑赴本道稟首本道力為爾民除害保全斷不令爾費一文斷不令爾有後患各宜猛省以副本道細細

剖示之意

鹽禁一革陋規類

通示各屬

兩淮張伯珩陽城人

為嚴禁陋規以肅議政事照得本院持斧視釐期於上裕國課下甦商民非端本則不能率屬非執法則無以格奸近訪得兩淮商心順逆不一綱鹽壅墮甚多雖係積弊因循率由奸胥朦官殘法通同奸商私相授受夾帶鹽斤毫無顧忌以致俸實叢生課額拖欠若事犯本院之手持三尺法繩之不知何處是其生路也擬合先行嚴禁為此示仰按屬地方官吏



及南北綱食各商知悉自後如有指稱請票呈綱所  
江掣費小委掣費并開橋使費炭火等項各色私索  
諸商縱令夾帶者許諸色人等訐告到院定將斂銀  
胥役處死夾帶奸商依律問罪如官吏入囊一併從  
重叅拿決不姑貸本院志在澄清言出如山爾等各  
宜恪遵毋致噬臍

鹽禁二 禁私販類

示湖廣地方

姜滙思

為嚴禁私販以肅鹽政事照得湖廣一省自永衡寶  
三府改食廣鹽其十二府一州舊額派行大引鹽四

十二萬七千五百引

本朝欽定部引制一為二例應行鹽八十五萬五千  
引雖湖南等府正在用兵然用兵等府關係兩淮鹽  
課者止長沙辰州常德三府靖州一州其九府雖戶  
口難比疇昔亦不應如節年小引僅以三十餘萬計  
者且澁梁私販連艘巨艘捆載萬億鹽斤而去者大  
約以湖廣為歸市使戶口凋傷鹽無食指何以私販  
行而官課絀耶總因地方官司蔑視 國憲以鹽法  
為可有可無之政以本院為不痛不癢之官當繡斧  
暫停尤無顧忌坐使 國家大業官課纔行五分之

二語切  
中膏肓  
非飲上





池水者  
不能道

資治新書  
一而私販實奪五分之四營頭兵將如虎負隅巡緝  
官役如鼠出穴兼之不肖官司仰承鼻息方且奉行  
私鹽代為市鬻有引官商守株延俟不免刁蹬法紀  
蕩然後將何極本院凜奉 嚴行緝捕防杜亂萌不  
公不法即行糾舉之

勅諭凡所轄行鹽道府州縣等官各宜仰遵 功令  
改絃易轍以圖自新合行嚴飭為此示仰云云 凡營  
頭將卒糧座兵船敢有指稱兵餉等鹽倚恃大小衙  
門牌票仍前販鬻者即行擒拿報院以憑飛章奏究  
如因循不行覺察依阿不能主持通行賣法本院即

以養奸亂政遵照

勅諭就便拿問決不姑徇毋悔

示江西地方

為嚴飭私販以肅鹽政事照得江西一省除南贛吉  
三府分食廣鹽廣信一府隸用浙鹽其餘九府舊額  
派行大引鹽一十七萬引今經制剖一為二例應行  
鹽三十四萬引自大兵大災人民凋瘵本院已牌行  
道府確覈戶口實數要使鹽法定畫一之耗然引壅  
課紕實私販亂之非盡由戶口之凋耗也本院凜奉  
勅諭博採利弊按查江省輿圖四達向慮閩廣浙鹽



勿侵疆界今時大蠹惟在營將鎮兵以米豆為田糧  
船官座以收攬為事聞越閩津道遙市賣准蘆等鹽  
總入私囊不可窮極兼之江湖不逞山野亡命大捆  
小載橫溢肆出小民惟利是視往往曬就私鹽城社  
之憑依既固後徑之透入更岐侵課蝕商大干法紀  
合應嚴飭為此云云凡水內兩商交易官鹽有引票  
可查有口岸可考有水程可數日而計如附近勢豪  
多方攙越并上下大小衙門營頭官兵及過往船隻  
張膽販賣終不畏死即行警拿報院以憑飛章叅究  
如不行覺察依阿賣法者定以養奸亂政遵照

勅諭就便拿問決不姑徇毋悔

示高郵泰州

兩淮鹽院李望石

為嚴稽官引以屏私販事照得築鹽出場無論官私  
勢必抵壩往例州官鈐印限直所以稽察公私也向  
來法制廢弛官吏悉以故套相視一稱兩鹽復不復  
問或轉售耀座或私托營兵北渡泗州南侵江廣為  
害不小又有串棍影借商名假托商親照商春網在  
壩上發賣賣完復春春完復賣名日串兒鹽遇商趕  
運之日則售商開橋封閉之日則售私捕役往問則  
日某商某店真假一時莫辨更有實係真商大船裝

三盤最  
難稽核

卷六

三



載引單兩無捕快不致過問任其重複行私官役惟  
知講明常例收筭陋規並不問其引單何處以致公  
私混淆與販縱橫積弊相延已非一日屢經申飭未  
見遵行不過以貧難醜販細事解報塞責即獲一巨  
販又通同將人賣放鹽分數起假以獲鹽未獲人為  
詞種種弊端深可痛恨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高郵泰  
州官役各商知悉嗣後各商入場細鹽務遵  
功令不許鹽引相離放壩官役凡有鹽船必驗明官  
引然後印給照單如無引單兩據非串棍影射即奸  
商重複當時封拏人塩星飛報院如容隱不舉或縱

本院察訪或被別衙門巡役拏報官役商棍一併拏  
拏决不輕宥

鹽禁三 禁抑價類

示江廣地方

兩淮  
鹽使李潞陽諱發元  
高陽人

照得淮商之困做殆有不忍言者也歷苦明季套徵  
守候五六載筋力俱枯方得舉運終苦于左兵焚劫  
數百萬課本一旦填于逝波茲存在垣殘鹽商脈一  
線僅繫于此前經封貯沒官克餉商盡星散本院客  
秋蒞淮百計招徠不避禍患屢疏請留幸徵  
俞旨還商其納課配引又重費數番貲本今始轉運





照例派銷江廣口岸而新鹽亦啣尾而至且江廣久  
苦淡食思淮鹽顆粒不啻如珠豈從前奸頑尚敢循  
習以成刁風操把持而倡禁價不知

新令森嚴阻撓鹽政卽虧損 國課是先自蹈死法  
矣除牌行該道訪拿外擬合嚴禁爲此示仰軍民人  
等知悉各商載鹽負千萬重資冒數千里風波之險  
來濟爾等淡食價值自當聽其隨時平賣倘有慙不  
畏死之徒再肆刁難抑阻及借紳矜公舉限定賣價  
若干不惟有虧商本而額課亦因之縮少許受害各  
商將奸黨姓名飛馳報院以憑悉處拿問按新法究

擬

鹽禁四論安業類

論商

胡道南

照得本院放告爾商紛紛具控頻呼消乏情詞迫切  
本院不忍終讀因念昔年趨之若鶩今乃畏之如火  
此豈爾商甘心棄業其中實有所不得已也倘本院  
盡去消窩則 國課何賴如必令行鹽者代賠毋論  
一時已甚不堪至再且使貧者貧而富者俱貧斯亦  
不終日之計也至于議令僉報誠非得已又恐舉之  
不當反滋紛更卽公議僉同亦應具 題覆允庶幾



施行無過幸此番振舉有機在本院所可自信以取  
信爾商者不過此綢繆撫恤之寸心至真至確斷不  
托之空言爾爾商姑爲守業俟本院言之而不能行  
行之而不得當積壅如前夙弊不改然後籲請未遲  
爲此示仰衆商知悉爾等各安本計暫忍一時不必  
紛紛呈擾卽僉報認窩自應次第舉行斷不置爾等  
于膜外也

### 諭新商

爲曉諭事照得僉補新商原與舉報富戶不同富戶  
恐爲人物色慮其魚肉僉報新商上則有益國課下  
則有利身家如差徭繁多既膺新商則一切可以蠲  
免鑽詐多端既膺新商則有司不便苛求甚且官優  
以禮貌人尊爲老成出入自由頗加隆遇使爾等別  
計經營則日事危險雖覓蠅頭微利終爲僥倖卽碌  
碌庄田終歲辛艱所獲有幾豈能如轉運不竭場帆  
江廣獲利數倍試看舊商如林何人不從此起家何  
事不緣此保護寧獨爾等卽爲苦累今既經僉定正  
宜踴躍急公安心輸運乃紛紛告擾希圖倖脫不知  
僉補事小違

吉罪大何其愚而無知一至此也合行曉諭爲此示



仰新商知悉凡册報互異如有一人而名號並列同  
若而父子兄弟俱載併夙昔富饒今已凋落及現充  
衙役難以承認者本院逐一確訪另行改正此外真  
正殷實託故推諉如鑽營情面說合招搖與市棍把  
持而駕害商綱者一經訪聞本院立等提拏除重責  
枷示外仍以阻撓鹽政據實 題叅各宜自省毋貽  
後悔

鹽禁五 禁占窩占引類

均窩示

為嚴禁奸商射利占窩以清鹽政事照得兩淮鹽弊

湯令如  
逐血治  
效之神  
速如此  
招徠培  
養之力  
詎可少  
哉

不可枚舉本院力行釐剔漸可挽回昔年承引若干  
之探湯者茲且如蠅之逐血矣利之所在固不足為  
爾商責惟是占窩一節已經告諭再三爾商恬不知  
改乃有一引不行固窩數十間或行鹽數百認引幾  
倍取非其有借此居奇一時良商行鹽反至無窩可  
給奸徒固引任其勒價而沽如此射利營私深可痛  
恨云云為此示諭各商爾等可將行鹽數目互相稽  
察如有借名行鹽收固鹽窩即行首報定將所圍之  
窩全給所首之人或通同謀估一槩按律治罪仍將  
鹽數報部充餉若頓改前非自行出首除免罪外仍



量給買窩價值分撥有力行鹽之家如仍前勒索私  
相授受本院訪聞立刻拿鎖枷責不貸

均引示

照得各商預納銀兩具見踴躍急公然納數浮于額  
外懸窩既盡又復增行雖為利一時而貽累他日故  
歸綱庚子二項本院力行停止仍作附銷無非為爾  
商計將來也但輸納各商俱照本窩認紉派單支引  
而嗣納者皆無窩可給肯苦引多今患窩少不獲已  
惟有分派一法庶可均行除一二首先倡義者准其  
全算此外照各商原稟輸納若干定以六分作正引

四分作雜項哀多益寡彼此稱平至于虛補未納者  
定限三日全完如逾限不納盡聽納過者請單不許  
借名虛估除牌行運道公派外爾商即遵照所派均  
行益前日之困大小各商既為同困則此日之利大  
小各商亦應並利本院區畫至公毋得紊擾取究特  
示

鹽禁六 保安貧窶類

示各場

李潞陽

照得安東分司所屬十場自悍藩踞准擅改鹽場草  
蕩屯田致兵丁與總龍雜處踐踏魚肉百計欺凌生



當末季秋恨吞聲莫敢誰何茲

清朝鼎革藩鎮已裁官兵盡撤本院督鹽兩淮嘉惠  
撫恤惟有勸勉各竈乘時煎辦近訪得尚有無賴兵  
丁假防守為名仍復潛擾各場以朝不謀夕之窮竈  
何堪狼塗棍徒每一戶供養一二人割肉飼虎終成  
大害除行淮海道查處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各場  
總催竈戶人等知悉凡有駐防兵丁必有一定泚地  
倘有再踵前習徑至各家樓宿及索飲食俱養者本  
竈記其姓名并何營官兵密稟場官轉報分司擒拿  
徑處如敢抗法即多差人役鎖解本院按以軍法捆

打情節再重即移會督撫臬斬決不饒恕

救荒

賑粥示

蘇州張王笥

蘇州張王笥

照得自夏以來霪雨連綿二麥沓腐米價騰貴貧民  
餓餒道路呻吟本院目擊心慘已經出示勸諭素封  
好義者罄廩出糶外遠近村落貧民竈冷廚冰者深  
為可憫為此除本院捐俸發縣設粥賑濟外合行給  
示曉諭為此示仰遠近軍民人等知悉俱赴各州縣  
設粥處所聽候給賑以濟餓餒毋得攙前越後滋擾  
不便



卷六

諭饑民

文太青

諭饑民本縣所給皮衣八十餘領出本道本府德意其輕賸并密換酒食者逐斥不許入厥

招撫流移示

縣內逃民一百四十七戶以官錢私債逼迫故本縣下車未踰月而挾其妻子來歸者十有三戶豈非以本縣為能勞來安集之耶如孫一增孫一峨等復業而奸民有霸占其業不與致使抱贖辯控本縣大有鴻雁黃鳥之感有仍前霸占及以官錢私債逼使失所者從重究本縣即無能為小民修安堵異政此等

情狀定不難為爾等主持

禁閉糶

失人名

照得台州四塞之區豐歲粟不能出歉歲粟不能入即使五風十雨猶然九室十空兼之無千金萬金之家無斯倉斯箱之積一遇災荒唯憑賑恤如去歲火災瓦礫未掃今年水滂漂蕩忘歸六屬瀕海依山貧民一無所瞻目今米價高騰商賈稀少本府隨時開價觸自驚心為此行文各縣除設法濟荒外凡在城在鄉富便之家蓄積米穀顧念梓鄉好行陰德盡行將所積稻穀出糶召買母為恡惜長價希圖牟利福

卷六

四



澤所貽必有陰報俟米價既平家給獎勵如高價閉  
糴坐擁素封希圖來春覓利者告發究處不貸

庶務一祈禱類

祈晴

秦瑞寰

為祈晴事照得揀時屆期商羊為虐麥秋值候化蝶  
可虞本院日斷靈霖愍昊天之不弔心同芒刺傷下  
民之共咨合行虔禱以祈晴霽為此示仰文武官員  
國民人等知悉本院于六月初一日起秉誠齋戒親  
率官民赴城隍廟致虔祈禱務期修省人事感格天  
心馭轉義輪鞭回陽石爾官民俱各一體齋戒致誠  
仍嚴禁屠沽毋得故違取究未便

祈雨

為禱雨事照得浙省連歲兇荒民生凋瘵今夏商羊  
肆虐徂秋又旱魃為災若此雨暘罔順詎非居民上  
者失職之咎歟本院與諸司既未能盡人事以副天  
心庸可不省躬而弭天變本院率先齋戒及行布政  
司督同僚屬祈禱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合屬官吏  
軍民人等知悉務各齋戒修省停止屠沽共竭精誠  
感格天心甘霖速霈毋得視為故套特示

庶務二勸募類



勸諭修橋

嶺南 守憲 林鐵崖 諱嗣環 晉江人

為捐募修橋事照得遇仙橋之設歷代有廢有興廢則庸吏因循所致其與皆賢刺史與之也然既稱賢刺史必不能囊有餘金又不能役鬼工而運神斧則竹木斤削之資不得不呼紳士父老共擎而後興之也夫為庵刹浮圖者或捨宅或捐錫居者不德施者不慳無他以為福田在斯吾自下種耳然竟有種百千萬緡而身不受絲粟之獲者矣今東郭西材共限帶水舟人操一葉熾待滿而發舫與水齊截風亂流人命懸絲或春夏溪漲舟子停棹則販夫傭兒相守

朽餒而城中萬戶至累日望西河莖茹如珠無橋之病一至於此然則有能共成盛事興其所廢者福川直百千庵刹浮圖哉本道閣部府橋志惟符公諱錫者修法極緻今將祖其舊制云其費昔時物力頗盛用金四百今當倍之本道自節腹減膳僅能指俸若干日來兵興民散訟庭走雀又生平心慈筆軟不慕人束矢之金抑窮果有命制之歟兩年積累其半以修學宮其半時以待斯舉此外則望凡有趾有踵之倫必渡斯水者各發苦心隨力投櫃貧者分銖可出不必怯少素封之家肯十金以外樂助者准其名



親報侯落成日本道另行獎謝異時以川爲地舍舟而徒車馬駢駢士女雅雅庶不使罷官鼓吻甘人而符公嚙噓笑我也本道故疾首感額而言之特論

勸助修文昌樓

蔣楚珍

照得台才奇古隱秀蔚若邳林本年並嘆芙蓉人遭按劍豈戰之罪亦災之由本府權於理數天人之故受事一日卽躬爲料理勸建文昌閣務期星催雲集不敢或懈願自上臺捐助及本府縣設處外尙祈紳同袍子衿顧惜文風共成美舉各捐所有庶幾盡竹頭木屑之功可奏神運鬼輸之力爲此仰本府儒學官吏限本月寫完憲簿上緊訊吉上梁勿得延緩

瘞棺骸示

秦瑞裳

爲收瘞無主棺骸以廣惠澤事據生員張文嘉陳善言等呈舉悲智義社瘞埋無主屍棺情詞到院據此爲照安葬定限清律所嚴掩骼埋胔仁政首及是以西伯溥枯骸之澤昌黎著旅櫬之文至今傳之甚盛德也武林五方雜處往往貧民病故始無棺槨繼無葬埋以致暴露荒郊心傷頹泚今紳衿士民舉行悲智大社病濟以藥死捨以棺復又建置義塚骨塔安掩無主棺骸誠屬義舉本院已經助費鼓勵外惟是



杭城風俗各山多有權厝寄塲之事年深日久或以無力或以故絕遂致棄露狼籍行道悽愴深可悲憫合行給示禁約爲此示諭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凡各處義塚城墻河灘廢寺空地諸所有暴露屍骸俱聽隨便燒埋其厝厝寄塲棺槨若係完好者安置勿動如年遠無人祭奠卽年近而棺已被散者必係無主之屍卽爲收瘞義塚以慰泉壤不許塲戶留難取究仍于埋處標識并置簿登記明白恐復有親故跟尋便干稽考其向來漏澤義塚原屬官地通着查出外有奸民侵佔漁利許指實呈首有司清查追究俱無

違玩

### 募捕虎獵戶

爲嚴督捕虎以安民業事照得省城郭外山谷叢深向來未聞虎患茲當秋成之際猛虎肆虐出沒無常人民多被傷戕牲畜悉遭吞噬此雖人禍實屬天災記云苛政猛于虎爲民上者可無惕然于中乎頃據城西柵外上扇定北等圍居民情詞投訴前來除經批發杭州府傳集獵戶赴院親訊聽候撥發標兵協同擒捕外合行給示曉諭爲此示仰獵戶居民人等知悉如有膂力勇敢之人能合力擒捕猛虎者無論



資治新書  
網羅機穽務趁秋深草木凋落之時設法捕捉獲得  
一虎解官驗明賞銀二十兩如獵戶偷閑怠玩定行  
拏解究比斷不輕貸

庶政

禁借營債

嶺南守憲林鐵岩諱嗣環

照得自雄來者皆口口稱雄民為營債所苦至於妻  
女鬻質言之髮指本道獨以為罪在民不在兵夫兵  
債之數日而利倍再數日而再倍又數日而三倍也  
此其毒如烏喙長葛然烏喙長葛足以死人人知之  
而不敢服故人之死於烏喙長葛者極少其以烏喙

長葛死者則皆其明知而故服之者也烏喙長葛何  
罪哉不責服烏喙長葛之人而咎天之生此物以毒  
人也豈理也哉今兵債雖狠豈能執途之人而強之  
以借乎既已借矣而至期不還又安能責此輩以馮  
驩焚券之事乎為此示諭軍民人等凡有狠心蕩子  
再與營兵揭貸者是名以妻子為奇貨是明明欲作  
亡八也該府察出重責枷示其為兵民居間者是明  
以人之妻子為自己甜餌之媒當以掠賣人口之罪  
罪之登時杖死然後申報夫兵亦人也亦有妻子也  
何苦以有限之利息為此深重之罪劫哉特示

更見處  
心



資治通鑑卷六

卷六

優恤舖行

司李州倪伯屏長諱長牙

照得各舖戶舖示業應上可公用支給年終類筭減半給價時或錢糧匱乏又復推至次年積漸滋深終成烏有舉筆僉票痛瘡無闕見單取物時刻不緩徒知左手右手之便不知一髮一膚之痛官票終年掛壁擗書怒日在門取之無禁查如逝水之波怒而不言忍抱經心之疾年終歲暮鼠何公庭今日求銷丐筭明日立領開單然望望而前吏亦不筭筭亦不清清亦不給給亦不完年復一年取復加取至於陞遷交代積紙如山徒塵案牘雖供億日繁為炊無米歷

例州沿爾各行亦急公奉義視為固然然牟利幾何一塵莫保本廳念此痛心已經數月今代庖縣事誠恐憲節按臨上司公用朝需暮給取辦無窮自今痛除前弊每三月季終筭清給價庶母子可以相生雖刀不致失本立為定規避商恤市至於為官務須矧價現給一如民間交易官箴所係尤宜避嫌為此示仰各舖遵守

保墓清產

徽州吳曼殊諱晉

照得江南處士程遂修名堅節卻聘辭徵者三十年品藻詞翰並貴于世既以史雲之貧繼摩之病兼以

資治通鑑卷六

卷六



流離四方不苟且於富貴不炫美于鄉里其原籍歛  
縣托山家多落魄之人所有高曾祖墓數處屢遭族  
人潛移妄發借名遷葬盜賣祀田盜砍蔭木甚欲掘  
祖賣地種種悖逆喪心造毒已干天殃主其事者蒙  
禍最烈死不知悔者可憫而難與救樂道不能行者  
勸善而反招怨尤本府亦有徐孺之知豈不當崇其  
錫類之護古人爲柳下墓禁載在簡編處士有祖法  
宜兼重旣爲地方隱德人才且見村落虎螭縱橫武  
斷跳梁挾分之蠹傾陷人家子弟使上世之骨每淪  
于暴露下流之輩日墮於喪亡大惡當除豈終漏網

本府採訪既真卽令付之于法處士反爲解免姑從  
曲宥爲此曉諭仰其同堂叔誠基秦基二生率同鄉  
保里冊勒石永禁凡已葬未葬墳山不得仍前奇貨  
再有無賴挾分犯前項不道者許誠秦二生家屬喊  
府除將作亂子弟中以不孝之罪外仍將中牙及守  
山人等重責枷示不饒其一應失業田宅風水祖父  
戶口老冊可稽着該冊追查三十年上下本戶未經  
開分之物何人自占何年月日何人出筆何人代買  
何人居間一一據實曉諭清復如有隱匿及負固藐  
視者許處士家屬程元稟府并拏冊里一千嚴究不  
貸



貸此係本府法外施仁為爾族合門保命脈為爾族無知老少免刑措為爾族據業豪富惜身家爾族不少端良各宜自愛思之慎之

又

方璜

湖廣人

照得江南處士程遠護墓清業本府正堂示已詳悉凡民有胸有心誰不知遊義理本廳復三申之仰誠基秦基二生為之誨誘周處改過立成大賢人人可躋曾閱西伯感化立崇仁讓人人可期虞芮子孫保祖非一人之事異謀側目豈無悔心之前其失業諸產兄賣弟存此天下定理據業之家毋得自欺自誤

速宜清吐不許朋謀負固以干法紀若冊里按三十年上下交祖戶口細查本戶山園田宅稅糧何年月日中人一切情蔽逐項開報火速清楚如復視布衣知名如草芥官府法律如弁毛即行拿來重究不貸

又

郝惟訓

字念祖北直人

王西樵  
考功會  
言居今  
行古如  
程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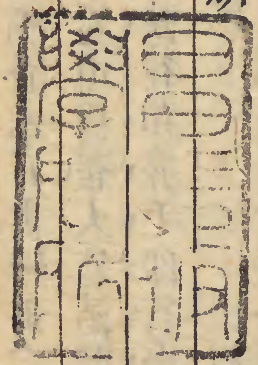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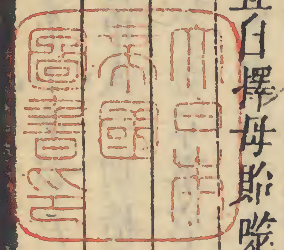
照得江南程處士遠保墓清業本府堂示已悉本廳深傷處士純以仁義為兵甲生平多自苦之行其一念故鄉先世不能混俗取容本廳重為勸飭護祖墓子孫之事不可假借清遺產子孫之分不容支吾搬墓者理有必不得之冥數據業者勢有必不得之便



穆信其  
庶幾矣  
余觀三  
示嘆其  
有知人  
之明

宜濟新書

宜今而後誰好為犯祖者之羽翼誰好為吞業者之  
爪牙誠基秦基自當分司其責里冊清查火速開報  
如有受業單靠好中公產僅憑私筆即係來歷不明  
偷來之物本廳示之實勸之一空執法不少苟縱為  
非之人何有族義不論名分遠近一體齊之以法各  
宜自擇毋貽噬臍



終



